

世充杂志

世充杂志

PDG

新時代教友的新責任

德望

勝利的光耀照耀神州，振作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每個國民都準備以新的志態新的精神來担擔新的任務。勝利的獲得自是艱苦備嘗，

可是勝利的保持還需要百倍的努力，百倍的艱苦，百倍的犧牲，若以美國國勢的強固先獲勝了兩個強項的民族，猶兢兢以努力為戒深恐勝利不保淪為第二等國家，我們更當怎樣戒懼發揚努力趕上國為真正的第一等強國者。猶兢兢以穩妥安於小成，恐怕不久的將來，不只第三等強國做不到即獨立的表態也會不配享受，則今日的勝利不惟是榮花也，更成了憂情。安於泥濘深淵的機會，那不但辜負了民族的先賢先聖也辜負了八年來拋熱血灑頭顱的志勇將士，勝利給我們的不是狂歡而尤其是個大無窮的責任。

然而國民之中，我國教友更當負起最高無上的神聖使命，我們的使命除了替國民的天職，協助政府在各方面建設起強大統一的國力外還應當發揮我們被超性能力強化了的精神力量，在道德心理及文化上努力，因為一國的國力，雖然有經濟軍事政治的棟柱為支撐，最後的基礎還是道德與宗教。

這神聖的使命，是耶穌基督親自托給我們的：你們是一世界之光，地上的鹽。耶穌在山中聖訓裏，對著世的信民說：而遣使聖教會在他歷史的將近兩千年中，在沒有障礙阻礙動作的區域裏曾努力的實

現過，他很可以自豪的表現了他促進文明澄清社會道德，誘人於聖德之境的成績。雖在他歷史的若一段該事顯示衰頹的形態，然而內在的（和不斷）顯於外的光輝足以教我們振作信心，知道救世主給

他許下的：「魔鬼——罪惡的代表——之力不能消滅你」的諾，與天

地同堅久。

聖教會，不是虛想懸空的抽象體，乃是個民的團結，乃是每一個教友，乃是我們和我中們的每一個信友，救世的超性神力——聖寵，信望愛三德及七個聖事，已寄託在我們身上，天主本身的動力借給了我們，我們不應當放棄我們的責任，更不應當把天主贈給我們的財富，聖經上記述的僥倖，把由主人手裏得的資本，埋藏土中，不發生應得的利益。

「你們是世界的光，地上的鹽，」這不但是無價值的虛譽，而是加給我們的責任，我們不應當以此自滿，無端自居人上，却當謙卑自遜，努力實現基利斯督的聖德，改造陷泥的人心，使黑暗的世界，變為光明。聖人聖女的芳表和他們改造人心的助功：一位五德方濟各，一位聖多明我，一位聖依納爵，一位聖味增爵，一位聖鮑德高。應當提起我們的自信心。在他國聖人聖女們成功的事業，在中國也應當成功。在中國我們雖有先聖先賢的遺風義教，可是我們現在承承襲襲的人們已相去愈遠教友由天主所得的超性神光神力，若能深育體化，大可以發揮而光大中國舊有的道德精神以作新文明的基礎。

最體要而最深切的動作，是加深我們的信仰，發育我們超性的生活。隨寵愛秘密的生活，以信望愛和聖神七恩修養我們的心性，使我們全身內外浸化於天主的聖德之中，作我們做人做國民和救世救人的根本能力，一切的思想，一切的動作，一切的事業，不建築在這基礎上

，都是沙上建立的房屋，經不住暴風惡浪的吹打，談不上爲自己爲他人所應有的深遠恆久的利益。

教友的生活，超性生活，並不異出世的生活，耶穌基督督一身殉躬盡瘁爲人類最高而最深的利益服務，至爲犧牲自己的生命，聖教會的先烈聖聖並不只會出世的生活，而具有深遠思想的人們才知道那無窮關閉在修院的修道士修道女爲人類做了的更真實更積極的事業。聖母的生活，在我們看彷彿是最出世的了，然而傳教士們遍遊天下，奉命聖人，撒血證道，聖師聖貞們爲人類的思想爲人類的種種慈善事業犧牲了生命，誰不是聖母聖德和神力的感召下，發成了他們犧牲服務的精神？論到耐辱的力量，惟有知道耐辱是什麼的，才知道這深幽的出世功作，是怎樣的作了入世的積極功作。耶穌基督在給我們說了你們是光，你們是鹽之後，便指示我們爲光爲鹽的方法說：「你們當潔淨你們的善行，使人見着 光榮你們在天之父。」我們超性的修養深厚，自然是光是鹽，本著超性的修養生活作事，則雖不顯衣顯自己的美德，自己的美德，自然流露可以爲人是光是鹽。

九一八的恥辱，打破了我們寧靜的心胸。八一五勝利的光榮，開明了我們的心目，中國已不是閉關自守的國家，在世界上應有他重要的地位，而我們應當負起對世界對人類的責任。我們已不能只爲自己爲家庭爲一鄉爲一國生活，以前作官的理想「千里當官只爲財」和「揚名聲，顯父母」的思想，應當如哄小孩的玩具，拋諸過去歷史的大海中，應當懷抱基督普救天下人，廣大爲懷，愛天主愛人的博愛主義和神愛，爲國家爲社會爲人羣服務，而服務的目的，不只是參加什麼社會合法運動，或舉辦些慈善或教育事業，這固然是應做的，然而最重要的是指示人，影響人獲得生活的真理，了解做人的真義，而眞情做了人。此外一切，不過是方法，不過是達到此崇高目的途徑。

，若只就處於建樹外表的事業，則吾人所成功的只是皮毛，我們但供給人，有衣穿飯吃，並沒有相幫人做人，固然衣食住本是精神生活的條件，然而有了衣食，並不就做了人，爲人是做人最重要呢？或是但找衣穿飯吃呢？這更爲難相去幾何？

那我們教友在新時代當如何努力奮發，爲人羣生活的狹隘的個人思想，爲一家爲一區域而生活的鄙陋思想，我們沒有權利留在心裏，在社會立身行事，但爲自己生活，而爲社會，一毛不拔，所有的田產房屋，但留給子孫顯貴淫逸而不思有益於公益事業，這簡直是社會的蛀虫，我們利用了人類的力量，獲得了過剩的財富，不思有以推進社會人羣的福利事業，却以之養嬌妾，廣置大廈，爲個人或幾個人的享受，或藏之匣中作守財奴，這直可以說是人類的盜賊。要知道，我們的財富，是天主託付在我們手裏的寶物，教我們取用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所需要者外餘剩的並不是我們的，這財富在我們手裏，不是一種快樂，榮幸而實在加給我們一種重大的責任，我們有了過剩的財富，便做了天主的經理，當用合理的方法，管理它，發揚它使爲人羣正當的利益，有充分的貢獻。

我們爲人羣生活，不只在外之物的運用，我們身內的精誠力量也當爲人羣貢獻。天主造了我們不是爲個人生活，他送給了我們聰明材力，不只是爲個人的利益，天主賜給我們生而有社會性使互助互惠，同達到人生的真目的。那我們受了天主的賜，就不應當僅爲自己生活，現代的世界是民主的世界，民主的政治固有其優點，亦有其弱點，優點是政府及政府執政人員皆由人民選舉而行政作事，一以民意爲轉移，其缺點則民意易受人煽動，如領導民意的政黨，思想正端，行動豪憤，不偏不倚則一國之福；如其不然則民生塗炭，怨聲載道，民不聊生矣！新中國的途運顯然是民主的，則國民的責任，對於國

行政人選，不宜輕舉妄動風大隨風，雨大隨雨而思想正確，情感中和的人，不能因政局的紛紜政黨的囂張而遂自尋安寧，放棄投其所學及監督士吏的權利。新時代的中國教友，應當是有識有力，有組織有正氣的國民，聖教會要有穩健的政治哲學和社會哲學，在信光的指示下我們便可以養成中和正穩的判斷力，以供獻正確公義的思想與社會，與誠心為公而不迷於黨觀念關於黨影響的公正人士為國家社會推賢舉能，不能以一己的尊嚴淡泊，放棄國民的責任與權利讓惡勢力壟斷民意與政治，若國民民的信託或政府的任命為社會服務，當本宗教教義與良心，盡忠盡力。有時因一般人的不諒解，對吾人的宗教自由或宗教信仰加以不合理法的攻擊，應有胆量有犧牲精神，出而捍衛神聖的信仰自由和天主的權利。這都需我們，對時代的潮流，政治的動向及國家的前途，隨時注意，這是我們的責任，組織黨派，大可不必，而專以從政為能事，亦非每個信友所能做到，然而實質的做個有識有力為國家盡忠，却是每個教友不能任意放棄的天職。

建設國家，同時亦當建設教會，而建設教會，同時亦是建設國家，因為教會若果無阻礙，在正當權益下發達起來，以他的哲學，以他的道德律，以他的教義空同善向天主的生活，在相當的範圍內，便是社會的安定力，若十的政治家對於教育有一種自然的畏忌，深恐，以為中時代的歐洲，教會把權力，便足以阻礙社會文明，和社會的福利事業。這在現時代的情形及公教思想行動的趨勢之下，是一種犯人受刑的心理而對歷史是一種錯誤的認識及不正確的判斷。這始端是法國第十八九世紀偽哲學家的流毒未洗清，現代教育的希望是在與政府誠懇的合作，推進人類的文明舉辦社會的慈善及文化事業。四、宗教對於人生，無論對個人對家庭對國家，都有利而無弊，第一因為他有中庸不偏不倚的教訓，使人入於不偏不激的正軌。第二——這是

天主教強過一切所謂福音教的派派之處了！他有個中央最高的機構，能對吾人的私人生活及公民生活加以節制，使吾人之政治行動皆於正義與國權，至論論中時代在教皇勢力控制下無文明，或謂公教在當時終歸腐敗者這過，這是沒有顧及中時代的歐洲歷史，是視其點污點，放大其滿人的罪惡，掩蓋了教會在此時發動的種種文化及慈善事業及他對人類所遺留的良風善教，這是歷史的問題，關於編輯自無暇詳及。

但我們以教友的地位當如何為教友建國呢？不必論，但論人事，宗教，宗教自傳入中國以來，已有四五百年，歷史而中國的真正教育尚未設立，這為傳教人士的恥辱，也是中國信民的恥辱。現在談論宗教的弊病，日甚一日，然而我們希望國權教區國權教會的心，不當以一種世俗的觀念為出發點。不能高瞻遠矚，自引為榮，應當常念「言之匪艱，行之惟艱」的古訓戒慎恐懼。我們有胆量希望，使有胆量負責，每人在自己的自省下及力量的估計下，切實準備，空言無補而空希望為失敗之母。

每一位富有責任心的教友，都應當認清一點，即教會不是教會的教會或主教司鐸的教會，而是自己的教會，有自己如家庭，有自己己的桑梓。建設教會，最主要的是人才的建設，人才應從社會中在量，在廣闊大的國土上，需要的神職士，不可計量而需要的人才更要量，是德學兼優過人一等的。現代一般青年的趨勢，都向擁有財產的官商地位邁進，而對於寂然無聞，又無勢又無財的神職士地位或感覺無興趣或望而生畏，為父母的既認為此道清苦而為子女的本願神職士生活的拘束板滯。始終神職士數目的增長，不能遲遲，又因為教區神職士殘守缺人才的長成或受乎其難。新時代已臨頭，鉅大的責任，已臨頭。

本國精神戰士的任肩之上。若對於精神戰士質與量的增加，無作壁上觀，是我們俱知享受光榮權利而不顧實際負責。新時代不替我們，而責任的壓在肩土不由我們不負。無雄厚的準備而勉強負起重任，究竟我們想建設的，是強壯有力的教會或是微弱而多病的教會？

這不悲觀，也不是不希望自治教會的成立，只怪異我們希望成功而不願加倍的努力，搖旗吶喊不是真正的功作，揮霍相壓不算努力，願其成而不願犧牲不算負責。

永遠的司祭

第一章 司祭職的性質

沒有比成聖耶穌的聖體更偉大的行爲，也沒有比神父的職司更高的地位，這是聖大亞爾伯和聖多瑪斯的道理，在成聖聖體上神父和主教是平等的，根據金口聖若望的道理，司祭職備之神聖，就在對於耶穌形身和神身所有的權力，換句話說就是成聖聖體和赦罪的權柄。

果然，吾主耶穌對宗徒們說：「你們順從這權做，爲記念我」，吾主耶穌用這句話立了宗徒做自己的繼承人，這是一端偉大的道理，這句話耶穌對他們說了，是爲把赦罪權柄，授給他們，另，端信德的道理，就是三天後吾主耶穌同他們吹氣，給他們說的「你們領受聖神吧！」這是赦罪的權柄，給他們，這兩種權力便是構成司祭品的要素，這時候宗徒們還沒接受管理羣羊的權力和歸化普世的使命，便得了辦理耶穌形身和神身的權柄，同時又得了託付將種植用品秘授給付與他們的繼承人，因爲他們領受的司祭職，便是基督的司祭職，聖神安排了爲管理聖教會的。

這是苦幹的時候，這是犧牲的時候，這是功作的時候，這是負責的時候，這是撒種栽種的時候，收穫成功的喜樂，讓我們的後代來享受吧！

將建設的新中國，和嶄新的聖公教會，我希望你是強壯的英聖的，你將來究竟怎樣，我不願虛想，我不願先期奉別，預相慶祝，非既光顧。我願我們腳踏實地的準備自己充實自己。我慶祝抗戰的勝利但我更願慶祝的是這種將來更大更光明的勝利時準備和決心！

英國王宗教局專權權者

後來宗徒們將這兩種權柄和司祭品的功切特權，使給後來的人有的得其全體，就是主教得了之後，又用品職秘授，付給別人，有的得其部份，就是神父，得了之後，不能轉給別人，除這之外，神父的司祭品和主教司祭品，完全一致，不過主教的職位因爲能對品級，比神父的要大些，這區別是天主規定的，是不可變更的，熱熱落尼莫說：除了品級而外凡是主教的有什麼神父不能做？

主教的權位，是耶穌立的，有了這權位的人，宜修養貴完美的德行，這是信德的道理，身外主教的權位，包涵神父的權位，這也是不可變化的，凡關於司祭的事，可以加諸主教時，也可以歸之於神父，爲此，當被這兩個名字，混淆不分，指主教也指神父，聖公教會訓弟茂德和弟錄的修成規則，可以對主教講，也可以對神父講，是爲神父，也是爲主教，而金口聖若望的「司祭職」書同樣的是爲主教和神父們寫的。

聖多瑪斯說神父有吾主耶穌的司祭職而神父爲吾主耶穌，我們可

試研究這幾個字的意思：司祭，分有，肖似。

第一、吾主耶穌的司祭職是什麼？就是天主聖子，取了人性，將自己奉獻於聖父，為救贖人類的使命，吾主耶穌在這祭獻裏，是祭壇，又是犧牲，又是司祭，將自己本身作為永遠的獻儀，耶穌是繼承無生無死者，獸耳基色德永遠的司祭職，這獸耳基色德正是惟一的和平之王，天主聖子的象徵。

第二、聖多瑪斯說：神父分有耶穌的司祭職，意思是說：吾主耶穌是唯一永遠而普遍的司祭，新約聖約的司祭與耶穌共做一個司祭，共有一樣的職權，應酬的祭，只有一個，司祭的職司，不能有兩個，這一個祭獻，一次實行之後，永遠救贖了人類而常不斷的在天上在地下奉獻：在天上，在永遠的祭壇上，是惟一的大司祭，在奉獻，在世上，是往古來今，格林總的神父們，在奉獻，他們和耶穌都只是一個司祭，他們執行的，只是一幅司祭職，奉獻的是同一的祭祀便是吾主耶穌的祭祀這不是象徵說法，乃是實在的，因為他們奉獻的乃是真的耶穌的肉身。耶穌的血，不是借意的，却是實在的，他們和耶穌共有一個司祭職，也不是借意的，乃是真實的，這是聖多瑪斯致函伯來人書裏講論的道理：古教的司祭品，是象徵的，新教的真實的，這新教的司祭品完全實現現在唯一的司祭吾主耶穌身上和他的祭祀裏，而這祭祀由地下與耶穌合一的司祭班，繼續在世上的奉獻。

然而分有這句話，還有一層更深的意思，吾主耶穌，既與自己替我們作了祭獻，我們不能不將我們，完全奉獻給他，聖保羅說：基督是他祭獻的犧牲，又是祭獻他犧牲的司祭：他們也當是犧牲和司祭，聖奧波羅圖論亞伯耳的祭獻說：這是最先的祭祀，就是各人把自己所作所為，犧牲奉獻，先從自己開始，然後才可以奉獻他的禮物，神父們，奉獻真的羔羊和救世主的血，這血比亞伯耳的血，呼聲更

有力，神父每天早晨奉獻耶穌永遠的祭獻於聖父，在同一的奉獻中，當奉獻自己幾時，他說：這是我肉身，他當奉獻自己的肉身，幾時說：這是我血之爵，當奉獻自己的血，就是說他當把自己肉身靈魂精神，一切的官能，一切的力量，一切的心情一生至死，作為犧牲奉獻給天主，聖保羅給斐理伯寫信說：若我能以我的血，澆灌在你們信德的祭祀上，我便要和你們同喜樂，一同自度，聖保羅寫這些話，可能是在想像將遭受的致命，然而一定也是因為他從久以來，每天將自己獻給天主，同天主恩寵受苦，為愛他的教友們，才發出這種言論，聖若望宗徒常想致命，雖然沒完全滿他的願望，也能說這些話，每位神父，每天做彌撒的時候，將自己同時奉獻，暗中也就等於說這些話：神父分有耶穌的司祭職，這還要他奉獻自己時，遵守自願奉獻的規律，按着先知說的：他奉獻了自己，因為他甚願意，聖保羅說：耶穌因聖神奉獻自己於天主如同無玷的犧牲，是說耶穌自願奉獻，聖若望也說：我們知道天主的愛，因為他捨了自己的生命為我們，我們也當捨我們的生命為我們的弟兄，神父得奉獻吾主耶穌的肉身，聖血，是要他充有犧牲自獻的精神，不留絲毫為自己愛的致命，要為教友的，在必要時，為自己的弟兄，犧牲性命，要為牧宜的，犧牲性命為他的羊羣，為一位神父，要他做彌撒時，將自己奉獻，彌撒便是吾主耶穌的祭獻。

第三、肖似的一句話：神父與我們的大司祭相似，聖保羅說：天主聖子是聖父體性的肖像，用的是「*ὁ υἱὸς ὁμοῦς τῷ πατρί*」一句話，解脫「*ὁμοῦς*」神父所以是吾主耶穌的肖像，因為他身上有吾主耶穌司祭的印號，他領受神品得沾吾主耶穌司祭的神號，照聖保羅的話他肖耶穌而死，*CONFIGURATUS MORTEI* 聖保羅書三，*10* 像似大司祭撒我們是宜揚耶穌的死，直到他轉來時（*1*），哥林，九，*26*。

[illegible]

由意志方面證（證明靈魂是非物質的精神

惡劣極矣 獨立體

以意志傾向於理智所認識的美善證

知能論便耳。有偶云者，即有由生命細胞所組織成的器官，如外部的神經與皮膚及內部的神經與臟是也。我們已證明知知是非物質的，所以與沒有由物質組織成的器官，故是無機的知能。理智的作用，知能必有慾，知物之美善而傾向之，這個傾向就是慾，知有異知和理之知能，慾亦有覺然與意志之異，覺然者，乃是由於覺知所認識的善，欲身軀起變化而發生的感覺傾向也，意志乃是否對理智所認識的美善所發生的心動，為什麼我們要我們的傾向分為覺慾和意志呢？因為這兩種傾向是趨然若同，覺慾的對象是物質的，是覺知所認識的，意識的對象是非物質的，非覺知所能認識的，如真理，如地獄的美善，如自由，如前途，這些只有理知才能認識二者的對象既不相同，當然傾向的能力亦各不同，這是各自相別的一點，又覺慾是受自然力的支配而是被動的，意志是自動的，可自主其行動；這是各自不同的又一點，這個區分是以理知與覺知為根據的；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人之所以為人，亦在此處，即有時這兩種靈慾互相衝突；例如，見美女于前情慾動，是覺慾也，理智告誡我，婚姻以外的性慾不再求而不求，是抑慾也，這種相衝突的靈慾，向來雖然各歸其類，但總想詳言於是不

(續) 韓文瑞

盤頭最天年之平頭視其骨同盤頭而野實。盤頭白頭同盤頭。

能承認超乎意志之上的意志的存在了，惟當注意者，意志不一定要是服從理智，有的亦是反對理智，這正是因為它是自出的，自作主張的，正證明它不是物質的，不過他反對理智的時候，就有了不合理的行爲，這不合理行爲，輕者爲過失，重者爲罪惡，這是精神與物質現上，人身上，的一個極大的病疾。大問題也是不道德的現象。所以意志與覺悟是不開的，而理智與意志是相連的，我們是說，意志雖然能向理智所認識的真理和美善，而理智所認識的又是非物質的。那末意志所同的亦是非物質的，所以意志亦是非物質的精神能力，那末它所保有的主體亦當是非物質的精神體，我是也。

持反對論者，否認意志與意志區分謂此區分不是必需的，我們認爲這種區別是必的，因為，作用出於能力，故不能太過能力，人能象抽象的美善，就是理智所認識的美善，如真理與美，仁義等不逾倫美善非忙知所能認識，而非覺悟能達之，能追求之，這是作用太過能力，且覺悟的本體是物質體，以物質體而追求抽象的美善，是能力太過本體了，這樣事就不合因果定律，所以意志大於覺悟，我們可指一個算學式來說明吧！ $\frac{1}{2} \times \frac{1}{2}$ 如果四分之四的 $\frac{1}{2}$ 與本體之力 $\frac{1}{2}$ 之半相等，那末就得 $\frac{1}{4}$ ，能力 $\frac{1}{2}$ 乘 $\frac{1}{2}$ 得 $\frac{1}{4}$ ，無理智的高獸亦知愛理求學問，那末我們就可得 $\frac{1}{4}$ ，四時千

物質體，故不能被物質所認識，所以要精神的靈魂才能認識，那末既認了它，這不是顯然證明靈魂的精神體嗎？

以物質的自然性來說，當物質物體受外力的影響時，其接受或拒絕和影響，絕不能自由，非爲外力或環境強迫，即受內部自然性的牽引，這個定理可由各種科學與經驗可以證明，加熱於水，水無自由以接受或拒絕，置炭於火，使炭氣有相當的化合機會時，則二者不能不接受其互生的化合力，如其不接受時，亦必受另一外力的強迫所致，絕對無自由之可言，又如地球不能不接受太陽的光力，熱力，引力，或其他的放射力，全無自由之表現，動植物生活行動則受其自然性

熱心生活指南

聖方濟撒肋爵原著
若瑟譯

第七章 清潔靈魂的第二步：清除向罪

之情，

大，全體依願兩人事實上離了埃及地方，可是是心情上許多還未離開心，所以在曠野時，他們中許多的後悔沒有埃及的蔥，肉，一樣的，有些人辦了告解，事實上離開罪惡，而心情上不丟開：就是說：他們打主意不再犯罪，但爲棄捨罪惡的惡歡喜，有的心不甘：他們的心絕絕罪，離開罪，到底沒有斷絕多次偏向那方面，好像羅特的妻子偏向瑯多瑪城一樣，他們不犯罪，像病人不吃西瓜一樣，他們不吃，是因爲醫生給他們說，吃了要死；但是他們忌口不甘心，常常提談已不得能吃，至少要聞味；想那能吃的，不很有福氣。像這個樣子這些衰弱懈怠的悔改人，一時制止犯罪，到底不甘心，他們很願意能殺犯罪不受罰

之牽引，如犬之見肉，若無外力阻之，不能不云取而食之，不能自己；蜂之見蜜，若無另一力來阻止它，不能不去採取，亦顯然不自由一若夫人也則不然，不獨行動上有自由，而且還能擺脫自然性牽引，如節制，如克苦，如自治等，這些行爲，都顯然不受自身內部的自然性的牽引，這真是自由極了，考其原因：方才所引的物質物之於化學物理之力以及萬有引力，動植物之內部自然牽引，其所以不能自由者，皆因受物質之限制也，人則不然，其自由也，顯然不爲物質所制，那末自由的我，必然超乎物質之上，靈一我，必是精神的靈魂云。

，他們提談雖有味道有興趣，想那犯罪的有福，一個人，主意報仇，在告解內改了他的主意；但是過後看見他在朋友中歡喜談論他的仇氣，說，若是不是爲怕天主，他做了這樣那樣，天主的誠命寬恕人的一條難守，已不得天平准報仇才好，唉，誰不看見這個惡人雖然在罪以外，可是完全被繼罪的情包圍起，他的身子不在埃及，可是他的食願是在那邊，想他吃慣的蔬菜，又像一個婦人恨絕她的邪愛情，到底歡喜人戀愛她，圍繞她，唉！這種人是處在好大的危險中啊。

正你的心，要開個向罪的情，因爲這種惡逆的心情，除了有重新跌倒的危險以外，還永久改調你的精神，叫你不能盡善工繼得爽快嚴肅多回，可是真然心的要素就在這點上，一個靈魂離開罪惡，還有這些偏情衰弱，就像一個人臉色黃淡，黃淡本不是病，不過他的各種行動都

是帶病的：他吃不香，睡不寧，笑不懷，老路難越，這樣的靈魂行善工，精神上還有這樣大的衰弱，把他所做的少數而少效的善工的趣味完全失掉。

第八章 實行這第二步清除的方法

第二步清除靈魂的方法，根基就是活潑恐懼罪惡給我們的大害，用此方法我們就進入宏大深淵的痛悔中，因為痛悔只是真的，再微小不當，罪惡三連合聖事的力，就能更清除我們的罪：倘若痛悔宏大，也就把我們偏回罪的名稱清除，一個罪惡的仇恨叫我們對於我們恨的人，心內起梗塞躲避他來往，倘是死仇小世敵天的仇，那麼我們不單躲避厭恨他，連同他的黨羽親朋來往，我們都厭惡，不能容忍，甚至連他的像和他的東西也是一樣看待，同樣的，一個悔改人他恨罪惡有小痛悔，只要痛悔是真的，他一定打主意不犯罪，倘若他恨罪

談合作 傳教問題研究

我們要談的合作，不是一般的合作，而是要談教會的合作。我們相信教會中的人，誰也不否定合作的重要，尤其對現代世界勢有清楚認識的人，必然要贊成教會的合作。

力量合則強，分則弱，這是原理，誰都明白。「三股麻繩，不易扯斷，」這是聖經上給我們的教訓。「獨力難支，衆擎易舉，」這是常言告訴我們的真理。關於合作的實益，是人人都明白的，所以無須多說，要緊的是我們要看如何實現所謂教會的合作。

從廣泛處說：教會合作，可以指現在所有各種宗教的合作。所謂各種宗教合作，不是說各宗教皆學神學的合流，而是說各個宗教需要

有一個強烈的痛悔，他不但懼恨罪，還懼罪惡的毒心。痛悔，將子，所以聖羅倫，我們該當盡力量增大我們的痛悔，把痛悔擴展到罪惡的極小的領域，看瑪達肋納在傳的生活並沒有罪惡的意味和從前罪惡的喜懽，她全不想罪惡了，趣味實質，不獨懼恨罪惡，還懼恨罪惡的影子（大小這罪），靈魂回青就在這點上，趣味先知將他比手風風復舊。

為達到恐懼痛悔的階段，你要下總實行以後的默禱：你作了默想，靠天主的恩就要把你心內的罪惡和罪惡首要偏情拔除。這些默禱，我寫來是為這個用意：你要一一的做，照我指示的做，每天做一個，早晨做最好，因為早晨是做精神工作最適宜的時候；某一天的時候你要回想思索，到底若是你還不會做默禱，你念著耶穌的作默禱法。

聖牛若望

連合起來，以與反宗教的思想相鬥爭，如同唯物哲學，是與任何宗教對立的，是各宗教的共同敵人，所以必須大家連合起來，結為共同防禦的陣線。在歷史上我們看到有所謂宗教的戰爭，如同所謂百年戰爭，三十年戰爭，黨派戰爭，這都是宗教上的不幸。自然站在各宗教的立場，各個宗教有自己的哲學，神學，有自己的出發點；固然各宗教也都有共是的部分，也不免有誤謬；但站在共同敵人的面前，則有共同的目標，如同現在的聯合國家，各有其特殊利益，也有共同的利益；在共同利益的環點下，大家結成攻守同盟，在相異的利益關係上，大家不妨共同研究，彼此如何日益接近，把距離逐漸縮短。彼此則

彼此的關係，日益密切，而相互的利益，也必能相得益彰。所以不大贊成宗教間彼此無益的攻訐，而願意作誠懇的研究，以求宗教真理的日益彰明。拾過去也曾有人發起這種運動，如同在某二十四年，在天津舉行的宗教週，那時參加的有天主、基督、道、佛、回、各教，每日輪流傳佈自己的教義，彼此相互辯論，提出質問，筆者曾經前去參加，所獲利益，頗為不少。現在在重慶也有類似的組合。四年前天主、基督兩教會有一「景」的組織，該會的主要目的，在翻譯介紹十六世紀以前的宗教的古典作品。我認爲各宗教間不應分畛的主張，而宜抱相互研究的態度；不能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投反對者以攻訐宗教的口實，說什麼「同浴而競探」，（記隱隱語，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學道廣提要條下）這種廣泛的宗教合作，在進行上，自然有許多困難，這不是我們所要談的問題，我們所要談的是幾種的教會合作，就是我們天主教內部的合作。

或者有人提出異問：我們天主教有垂一的，是團結一致的，那麼又有什麼合作問題可談？這個問題的提出，頗有理由，不過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理由。我們絕不否認我們的教會有其垂一的哲學思想，神學系統，我們也不否認我們對於精神上的團結一致，在靈的方面的密切連繫；這些都不是我們要說的話；而我們要說的是：我們的教會在靈的方面連繫不夠，在靈上的合作還差。

團體相互助，這正是說明我們的教會在精神上不但一致，而且互助，通功也者，就是彼此互助的意思，如同友之通有無，如同鄰里之分財多寡，或如范曄爲袍之贈，這是靈上的合作互助，這也可以說我教固有之擅長。因精神上之合作，以應在事業上，工作上，也有低密切的合作，才合乎邏輯；然竟有與此正相反之事實，不可尋常的，我們在事業，工作上，極少合作的表現。

我們繼續告訴我們：爲了國難，修會的關係，使教會的人，分散即一解體。我們的教義是至公的，耶穌也不看大的情面，公正嚴明，可是宗教的，不能超越國界之上，所以有許多事情的處理，終不能大公無私，這使我們的教會，總脫不了地方和民族的色彩，其實這也難怪，正因爲我們的教會是至公的，所以才能適應一切環境，也就因此形成各國的類型，爲了各個民族國家的生活習慣的差異，就減低了我們的合作心理，不能把教會的至公性完全實現。我常說：教是至公的，但主持的人不一定至公；我們要想發揮至公性，必須消除自己的成見，教至至上，而不是國家民族至上，耶穌是猶太耶穌，而不是猶太耶穌，猶太民族宣傳，這是現代教士所不承認者，我們應該盡量發揮這種精神。

我說我教在事業上的合作還不夠，拿一個修院的例子來說吧：大小修院是教會的基石，命脈；修院教育辦不好，教會決無前途。我們的修院教育，程度果如何，成績又如何？我們不願加批評；我們但從一般人的看法，就可以明白。修院教育是不能適應現代情勢的，這是事實，誰也不能否認。但修院教育之所以落後，是因爲什麼？是辦教育的人程度不夠嗎？是學生之缺乏？我們認爲不是，其原因却在於我們之不合作。

根據現行教區的劃分，全國是一百三十八個教區，按總數說每區應設有一個修院，可是有若干教區，教友人數不過幾千人，甚至至有少至五百個教友的教區。以如此少數的教友，修院學生數目絕不會多，試以全陝西八個教區來說，修院學生最多的，也不過四五十個人，以四五十個人成立一座修院，以現在修院修業的總年數，大約在五個至十五個學年之間。如按照現行教育制度來說，每個年級，每級一班，最低限度，每個修院裏有十二個班。那麼每個班次應有多少學生

？即使可以每二個年級複式教學，也還有六七個班次。每個班次，以一個半教員為平均所需教員數，全院則需要十餘位教員。試問每個教員有沒有能力負得起如此重大負擔？即使負得起，也太不合經濟原理；而實際上很少有教員作到這一點。因此便修院教育的程度，不得不低落。這是不合作必然有的現象。修院教育如此，其餘各類事業中無不如此。因此我們的教育不及基督教成績之佳，而形成我們教會中人才缺乏的現象，想創辦一個件事業，不得不求諸人；而我教在社會上的地位，不得不低落，到處受人輕視，被人白眼。

有人以為現在的修院教育，雖說程度低，但比一般學校的程度低不低，所以也就無所用其改善。這種自慰的心理，一方面可以說是表現自己已有主張，絕對不人云亦云，而他方面却是極又錯誤而形成所謂院島孤。我們絕不能以為我們不比別人程度低，就認為心滿意足，因為我們的職務之所在，必須使我們的學問知識，超出社會之上，原來我們的職務是要領導社會，改造社會。假定我們的能不及社會，或者僅僅與社會相等，是各就其能而得？固然一道之以德，齊之所歸，有耳且格，領導社會，改造社會，無非乎知識學問，而運用感化主義誠已足。這種思想，我們雖然認為正確，但是缺而不全。我們認為這是主藥，而知識是引子；只有主藥，沒有相當的引子，那主藥也不會發生作用。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就是最好的證明。我們從早主張改善修院教育，但在目前教會行政區域的化分形勢下，是很難達到改善目的。因為每個教區獨力來辦一座修院，無論在人力物力兩方面，皆有其困難。到今天有幾省分，大教院是合辦了，成績如何，我們不便批評；而小修院到現在却沒有合辦的趨勢；而小修院是教會教育的基础，如果基礎教育辦不好，則大修院教育必然受其影響。

為改善修院教育，需要合作，這不是舉出一個例子，其餘許多事需要合作者還很多。比如就對普通學校說，一樣需要合作。有許多事，我們不妨和別人比較，從比較就能認識自己更清楚。我們的教友，現在號稱四百萬，我們的教育呢，高等教育，全國只有兩個完全大學，一個專科學校；中等學校，和初小學，一時不能舉出翔實的數字，但比了基督教所辦的中小學，論質論量，差得很遠，這是實事，我們不必諱言，尤其是中等學校，我們確實蒙人家為難。我們試一考查每年教務報告，我們的學校在量上似乎也不錯，而實質呢？那就不能但靠數字作統計了。據歷年教務統計，有些教區連個正式小學都沒有。為什麼有這樣現象？是負責的人不明白教育的重要而不辦學校嗎？絕對不是，而是限於人力物力。關於教育如此，關於其他社會事業，也無不如此。

為彌補這種缺憾，只有走合作的路了。我們主張每一個省份，或鄰近兩個省份以內的教區，不分國籍會籍，適當的地點，合辦大小修院，合辦幾座中小學校，合辦幾處醫院診療所，合辦印刷所，合辦報紙雜誌等宣傳品，以及其他可以而應採取合作方式的事業。力量合則強，分則弱，把我們的力量集中，自可發生偉大作用。我們不是沒有深厚的力量，而是把力量散了，如果把力量集中，不會沒有好的結果。

談合作，不是一句話就可解決，而需要高度的犧牲。我們教會的特點，在一切事項有超性觀念。所謂超性，就是透過一切物慾之私，而專為天主，專對天主所望於吾人之事。我們教會中的人，平常都導超性的理論，但一着實際，便不能打折扣。我常說：公教至公，耶穌至公，但人不一定公。這本也難怪，天主賦給人私有權，人幾時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就不能拋掉這個私字的包圍；私於己，私於自己

的祖國，私於自己的民族，私於自己所愛之人，一好色，則慕少艾，一，很少人能跳出這個私字的界圈。不過爲了更大的利益，爲了天主的光榮，不得不打破這私字的枷鎖。如果衝破了私字的桎梏，便到了公字的境界，本着公的精神作去，合作自不成問題。所以我們必須具有高瞻犧牲的精神，犧牲自己的利益，犧牲自己的成見，甚至於我們說一句話，爲了完成天主的工作，一個傳教士自己本國和民族的利益，有時也須犧牲一些，而愛他所在地的國家民族。但讀者須明白，所謂犧牲自己國家民族，民族間利益，是自己國家民族不正當的利益，比如過去有若干帝國主義者，借教會名義，而實行干涉小國家民族的政治，強奪別人的權益，站在教會大公無私的立場，絕對不能對這樣的國家表同情，更不能擁護這樣的作風。無疑的過去有些傳教的人，他們看自己的國家至上，而在傳教工作上樹立了許多障礙。

佛教初期思想

最一各面而第第一輪迴，最近其時，聖類以爲天北極大南五南寺
細細四、大佛輪迴，其時，聖類以爲天北極大南五南寺
難，其時，聖類以爲天北極大南五南寺
災陷時代，死亡以後之觀念，其時，聖類以爲天北極大南五南寺
見到大，而皆說到幸福一方面，關於地獄的道理，還有二三痕跡
對於輪迴則全未提及。

人死，是什麼？是他的呼吸，他的生氣，他的自我（阿特曼）呼吸。他的靈魂脫離了軀殼，阿蘭陀陀謂：現有羽翼永久飛出肉身，人遺死。但印度古人，對於人的肉身，小敬謹埋藏，甚重火葬時若疏忽

從過去的歷史和現在的教會的現勢，若想推動教務進展，唯一的途徑，我們該不分國籍會籍，而無條件的合作，精神上合作，而尤要在事業上合作。力量合則強，公則調，這是我們切盼的話。

關於教育廳的事業，準備各省地方情形，草擬計劃，分別緩急先後，按就少班實現。每個區域不應只看本區的利益，而須以全體利益爲利益；亦不應以爲學校，修院，醫院等不設在我的轄區以內，每年成績報告，沒有我的名義，不能得上級的稱譽。實際這些都可不應，因爲我們如具有超性的思想，何必要求虛名的稱譽；何況報成績時，可取一報形式，由合作各區共同簽署。我們如果眞實爲了天主，則一切不成問題，而一切也有辦法。

不謂其才而辭，（三四、七二十九）
子西安（亦作安）

中華書局

大軍沒失死者之骨，祇有嚴刑，人死之後最初有火葬及土葬法，阿剌
峽院後加採焚燒葬法。（大衛王）葬屍體於路旁因露置之故，靈柩更如
火葬時有以野羊和屍體併燒者，因野羊拖布成神的车子，布成神
乃引導亡靈降臨界的紳，有時附以竹箬。以掃陰路，布成神和沙撒特
利紳，便是引導保護亡者的紳而阿善尼（火）的能力更大，他應將陰
靈送到正義世界。（撒母耳）是以古書常言而以掃第一時導引亡靈降
臨亡靈的夫處，名稱甚多，有耶摩天。四方界，四樹等處，乃大海
，大高處，昆紐奴神之最高處，古那裏是光明無限，不死不滅的世界，
在那裏一切願望皆能滿足。」「無貴賤貧富之別，同享一掃的福，」

